



留白天地宽

丘秀芷□著

常君实□主编

台湾名家散文丛书 ● 群众出版社

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留白天地宽

丘秀芷□著

常君实□主编

台湾名家散文丛书

群众出版社

(京) 新登: 11111

版式设计: 王焰华

留白天地宽

——台湾名家散文丛书

丘秀芷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京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75印张 插页2 150千字

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014-1379-7/I·508 定价: 10.10元

合同登记号: 图字01-95-865号

印数: 0001-6000册

丘秀芷，1940年生人，笔名，本名丘淑女，台湾著名的小说家、散文家。台湾苗栗人，清末台湾抗日著名人士丘逢甲的后人。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。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，已结集出版的小说、散文、人物传记、儿童文学、报告文学作品共十六种，重要的有：小说集《迟熟的草莓》、《千古月》，散文集《绿野寂寥》、《悲欢岁月》，人物传记《剖云行日——丘逢甲传》，她的作品在台湾多次荣获台湾多种文学奖。

这本散文集是作者近十年的作品结集，文字朴实，触角广泛，写出了作者对人生的体验和领悟，启人心智。

序

年少都爱做梦：无牵无挂，遨游四海。

年少都有理想：为世除奸，名震八方。

红尘中滚过几滚之后会了解：浪迹天涯后依旧千挂万念羁绊无穷。

岁月递转数十圈才领悟到：辨识奸佞需有大智大慧。人间世事最可悲的是：真名不名、虚名嚣张。

世人追逐眼前名利、觊觎空中楼阁权势。有几人能够，求永恒的功利、取踏实的权势。更别说能放下那一切，真正逍遥、得其自在。

现代人有趣，住的空间、坐的轿车、所辖有的领域愈大愈好，愈空旷愈得意，却不懂得把时间空出来！

万事永远排得紧紧密密，自己日日夜夜在窄隘的时间夹缝中喘息。望不到未来，伸出五指都看不到，也许，鼻尖碰到什么就是什么。

有的更惨，时间由别人安排好：几点几分至几分，见某某人；几点几分是打高尔夫球的时间，又……这种人已用氧气，连自己呼吸的功能都没有了。

如果能狠下心，放下那许多“不得闲”之事，会发现：

地球并没有停止转动，日月依旧东升西落。

为什么不在天地间留白、在时间上留白，多为自己留点自在？留白天地宽，您说呢？





- 1 留白天地宽
- 5 纵然求得又如何
- 12 天地山川
- 18 冷! 气!
- 24 早! 安?
- 31 蛇
- 33 期许
- 36 黄鱼太黄了
- 44 莫叫少年真惨绿
- 51 池塘的水满了
- 60 一路福星
- 67 尘网
- 75 名! 名! 名!



- 83 众生
91 站在圈外
94 不争·不争
101 市内桃源
108 噪音下的沉思
112 福祉
119 盛年
125 灰白的田埂
130 尘缘
135 至情清欢
141 真相
149 吃饭皇帝大
154 天上无梯
158 无
165 无关风和月，只是爱花人
170 我不能……
175 土
179 拖走的岁月
183 孩子，别太残忍
186 花从澹处留香久
188 木瓜树
190 潮来·潮去
194 根



- 200 掌声以外
207 贪求
210 素坯·水牛·白荷
216 原味
220 哪一条路最好?
224 龙门前的白痴
229 新杀手——钟
235 请善植心田





留白天地宽

有事和一位朋友通电话，说完正事聊起天来，话题不知不觉转到彼此家中洗衣机不同厂牌、不同性能，又转到洗衣粉、清洁剂、肥皂的优劣。

谈着、谈着，忽然那一头说：“噢？我们怎么‘洗’东西洗那么久？”

我猛然一醒，回答：“是啊，简直言不及义嘛！”

二人哈哈一阵，互相道别，挂上电话。

这位好友是职业妇女，又写文章，家中又没请工人，成天忙得像陀螺，平时，总是“把时间花在刀口上”那一型。

我平常比较“散”，但事多、工作多，也是“花不起时间”的人。

中国人用辞有意思，时间是“花”掉的，钱也是“花”掉的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时间与金钱同值并位。

没钱的人花不起钱！

没闲的人花不起时间。

其实台北的人绝大多数很“穷”！都花不起时间。

“忙死了！”成为多数人嘴巴上常挂着的一句话。

有时，很想找朋友聊天，但是聊久一些，就会有使对方“挥金如土”的罪恶感。

有时，自己正忙，别人却好整以暇跟我长聊。这时，我则有“时间花得冤枉”的焦急。

和朋友聊天，如果聊些家常，很“阿巴桑”的话题，也彼此觉得“虚掷生命”！

可是回过头来想一想，人又不是机器，为什么非要数十寒暑，日日夜夜鞭策自己，每一件事都“恰如其分”，即使驿马，跑过一站就换马，我何必一路赶下去，过日子过得那么分秒必争，过得那么正经八百、那么严肃郑重、那么木头人！

以前还总认为：即使休闲活动，也必须听高水准音乐会，或剧场、或画展、或到郊外走一走、或打打球、慢跑，一切目的，在于增长自己的智慧，增强自己的健康。

唉！连休闲活动都必须“身心健康”为旨，那么“功利”，这算是休闲吗？为什么非要“高品质”活动不可？

一位“化外之友”阿卜，他常“不务正业”、“无所事

事”，做什么随兴所至。我喜欢他生活方式的潇洒，但是他却怕跟我一起出去，他说我：

“你去哪玩都有“企图”，不是找资料，就是求新知，跟你这种人在一起，好累，你能不能把那些都放开……”

我说：“又出去玩、又找资料、又得新见识，有何不可？”

阿卜却说：“什么一举数得？你啊，贪！你是守时间奴，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利用。你笑人家守财奴锱铢必较，其实，像你们这等守时间奴才更可怜，紧抓每一分每一秒，其实失去真正的自我。”

他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是，我忙惯了的人，就是“浪费”时间浪费不起来。我常想：爱迪生一天只睡四小时，我又想：业精于勤荒于嬉，我更想……

“放下！放下！”阿卜却常叫我，“放下！留些空白！你知道吗？中国人画画最在意留白！留白天地宽，留白宇宙广！你为什么非把自己累死不可？”

留白？空间要留白，时间也同样要留白！

我是想在时间上留白，可是，真的“什么事也不做”时，却又心惊胆战：认为自己又很奢侈的在浪费时间了。

难道我真的成个“守时间奴”了吗？

其实放眼四周，有几人能够不是“守时间奴”？谁舍得放下？舍得在时间“留白”？

而最可悲的是：肯为自己的父母、另一半、子女“留白”的人也凤毛麟角哩！每个人都汲汲的、仓皇的在人生路途上奔走！天知道，大家在奔走些什么啊！

您，知道吗？您，肯放下一切，使自己很“阿巴桑”的、

很“愚昧”的、很“低俗”的、很“下流社会”的、很……真的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了！反正，我想，我终须“放下”！不管是未来某一天某时刻某件事，或只是这一篇文章。





纵然求得又如何

以前常看很多小说、童话、故事，内容是一个善良的人苦得要命，但是因秉性忠厚，历经许多困扰险阻后，有一天，突然得到好报，一笔钱财产业从天而降，变成属于他的。

我从小就爱看书，看到类似“天降财富”的小说、故事，也只把它当消遣而已，从不把它当真。虽然，我在困厄贫乏的童年、少年生活历程中，的确也曾幻想：有一天，我要有很多钱、很多地的话该多好，不过也知道：那只是幻想，财富“不会”真从天上掉下来的。

出校门做事后，我努力工作，也设

法储蓄，但是从不把钞票放在第一位。即使如此，我在婚后第十年，也终于有了一间房子，房子很普通，三房两厅，有小小的院子可以养猫养狗，有段时间甚至养兔子、知更鸟、鸽子、小母鸡……多类动物轮着养，反正，这间公寓的底楼，我住起来很满意，也觉得“富足”。

在这种情况下生活，更不会幻想“天降横财”。

前两个月我在《民生报》看到一个消息，是文化版头条：逢甲叔祖的“冬官第”（就是进士第）古匾，流落古董拍卖市场，我立即找民生报的记者询问那古匾在哪儿。记者告诉我：古匾已立即被画家戚维义买去了。我急得不得了，第二天，去戚先生家，看到先人的遗物那一刻，忍不住痛哭流涕起来。

戚先生真是一位很诚挚的艺术家，他马上跟我说：“你别哭，这古匾还你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要拥为己有，我只想赎回，送到公家机构保存，不想再让先人遗物流落古董市场或别人手中。”

于是古匾我以原价买回暂时保管。我族中的人会齐了，大家商议如何捐赠这块古匾。

民生报连续报道这件事，好多人打电话、写信给我。有一位宗亲跑来叙亲，他跟我同宗不同支。我家是宋朝末年到广东嘉应州，他们则到饶平。后来于清初先后来台湾。

追溯远祖，战国时代的祖宗同为“丘穆”公。

这位宗亲说：他的祖先在清初来台后，到彰化，先种田后来改行做生意，许多族人生意做得不错，现在光是在彰化祖祠的公地就价值亿元以上。然后他问我：

“你们祖祠在哪里？”

这一问问得我哑口无言。我们这一支连祖居都没法子保存，如今祖先的神牌放在一族人的四楼公寓中，我停了好一会儿，才跟他解释：

“日本占据台湾后，我家的产业快被没收光了，祖父曾被日人捉去关一阵子，祖父去世时，父亲的兄弟姊妹们都还没有成年，后来日子愈过愈狼狈，日人统治下，哪能保有祖祠堂，尤其是我们家这种身份。”

他突然一脸兴奋，问：“你们家被日本没收的地是哪些地方？”

“北坑、大坑、横坑、厝仔坑……有一千多甲！还有，我记不清楚了，要问我父亲才知道。”

“对了，那一定是你们家的地！”他突然没头没脑的冒出一句，“你赶快找你兄弟去设法申请回来。有一百多甲地呢！”

我摇摇头：“那没法申请了，是一千多甲，不是一百多甲，您听错了！”

“不对！你不了解！不错，你祖父被日本人强占的地有一千多甲，不过，现在台中竹仔坑那里有一块地一百多甲，既不属于国有，也不属于私有，现在地籍图并拢不上，这一百多甲地一定是日本人占领台湾时，你祖父的地被强行没收太多了，转换手续中差错了，其中有一部分就空了出来，我那里有资料，我回去就寄给你，一百多甲，不得了！”

真有这种事？一甲地三千坪左右，一百多甲？至少三十万坪，空在那儿？

那编造的故事小说才有可能的情节，竟发生在我身上。不过，我马上想到一个问题：要那些地回来干嘛？而且，那不是“要回来”，而是去“争取”！

那是祖父血汗开拓出来的产业，我没有流半滴血、没流半滴汗，又有什么资格继承？我把我的意思告诉这位宗亲。

他以迷惑不解的神情看着我，说：“你祖父被日本人占的土地，别的地方已成为别人的，或光复后成为国有，这当然已无法申请回来。可是现在有一百多甲无主空地在那儿，不属于公有也不属于任何人所有，你们兄弟姊妹想要回来并不难啊！一共一百多甲哩！”

怎么要？不要说那些手续繁琐，要申请，再分割，再……就是要回来以后，我们兄弟姊妹怎么处理呢？别麻烦了！

隔数日，弟弟来我家吃饭，我告诉他：竹仔坑那儿有一块祖父留下的地，现在“待领”呢！弟弟说：

“算了，有本事自己挣，去争祖父的血汗地做什么？”

我很高兴弟弟和我的想法一样。不过仍然再试探他：

“一百多甲哩，可不是像前几年那次只有一百多坪！想想，你这几个月，为了买三十多坪的公寓二楼，到处借钱；又跟银行借贷。现在可有几十万坪地等着你去争取呢！”

弟弟说：“算了，那些地是祖父当初赤手空拳开垦出来的，我们流着祖父的血液，我们也该白手起家，不要光是妄想祖父的遗产。”

我忽然有泫然欲泣的感觉。二十年前，弟弟为了家境